

密云地区抗日战争

史料选编

下册

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
密云县档案局
密云县关心下一代协会

密云地区抗日斗争史料选编

下册

谨以此书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中共密云县委党史办
密云县档案局 编
密云县关心下一代协会

二〇〇五年七月

编辑小组：

张凤海 林振洪 赵炳森

李东明 李兰瑞 杜长德

曹荣贵 霍冬梅

三、八路军在密云地区的光辉战绩

首战达峪毙敌酋

鲍星时

1940年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开辟后，遂成为冀东至晋察冀边区各地的必经之路。10月初，晋察冀步兵第十团一营营长王亢率部护送冀东100多名干部去晋察冀边区学习。他们从盘山出发，西行至土门，即与日军遭遇，激战一昼夜，拂晓突出重围。10月12日下午3时，进抵密云潮河东岸的达峪村，又被从密云县城出发的三路日军包围。王亢命一营一部迎击东北高山之敌，其余部队抢占西山梁，迎击西南高山之敌，同行的冀东三支队抢占东南山，负责迎击东南之敌。战斗形势非常严峻，王亢一面指挥战斗，一面思考着保护干部安全突围的方案。战斗至黄昏，从望远镜里看到，西北小山顶日军旗语兵不时向他们所在方向摇动日本旗，迹象表明，日军把他们误认为是自己人了。王亢心中忽然一亮，急令通讯员把过去缴获的日本旗拿出来，也向着西北小山摇动。日军见到摇动的日本旗，便走下山来，一名骑马军官走在前面，后跟一小队日本兵。王亢急将战士埋伏在村口，待日军到达村口，一声令下，埋伏的战士跃起冲向日军，几分钟就将20多名日军全部消灭。日军战场指挥官石井少佐被击毙，翻译官海健被活捉，日军指挥所被摧毁。另两路日军失去指挥，也急忙撤走。王亢率一营保护着干部安全渡过潮河，胜利完成任务。

冯家峪战斗

曹友林

冯家峪战斗，是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十团开辟丰（宁）滦（平）密（云）抗日游击根据地以来，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的一次空前重大的军事胜利。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底。日伪以消灭我十团、摧毁我抗日根据地为目的的七十八天大“扫荡”，在丰滦密抗日军民的打击下以失败告终，被迫开始分途撤兵。十二月初，十团一营接到下营村自卫军的情报，得知驻下营的日军铃木大队哲田中队及一批日军官将于近日内沿白马关河川向密云撤退，营长王亢决定抓住战机歼灭这股敌人，随即率部埋伏在敌人撤退必然要经过的西白莲峪以北一带山上。然而，一连等了两天也没见敌人到来。十二月十四日，我军又接到敌人正抓伏要牲口的情报，根据这一情报判断，敌人即将动身。王营长立即率一、三连和四连一部共二百五十余人，连夜赶至冯家峪南湾子埋伏下来。

南湾子在冯家峪村南面一里之遙，白马关河自北向东南穿过冯家峪村，在这里被一座山峰拦住，河水绕山转了半个圈儿又向西流去。河东南岸，一道几十米高的月牙形峭壁环抱着清澈的河水，与西岸凸出的山峰隔河相峙，形成了一条环形河谷。这一地形对我伏击敌人极为有利。王营长命令一连埋伏在河西山峰的南侧，负责堵死山湾的出口；四连埋伏在西山北侧，负责卡断敌人的退路；三连埋伏在河东梯子峪沟口南侧峭壁上，负责拦腰截击敌人；布下了三面夹击的“口袋阵”。河东岸峭壁上有一棵松树，站在这里可看到整个阵地，营指挥所就设在这棵松树下。时值大雪节气，被冻僵的

白马关河静静地躺卧在山谷里，黎明前的山湾一片寂静，只有阵阵山风沿着河谷吹来。寒风吹透了我军指战员单薄的衣衫，但他们不怕寒冷，毅然警惕地坚守在阵地上，等候着敌人。

十五日清晨，日军哲田中队列队从下营出发了。前面是六名鬼子尖兵，相距约五十米，是鬼子的大队人马，十多个骑马的军官走在队伍的中间，后面还有四十八个牲畜驮子，驮着辎重。这股敌人都是老兵，在战场上从未遇过劲敌，因此极为骄狂，自诩为“常胜部队”。敌人进入冯家峪村，稍事休息，又按原序列出村，朝我军阵地走来。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现在正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坟墓。

敌人越来越近了，我军指战员精神抖擞，刀出鞘，弹上膛，屏住呼吸，等待着攻击的命令。九时许，敌人开始进入山湾。放过敌人的尖兵，等鬼子全部钻进“口袋”，王营长举起手枪，“呼”的一声，一个军官从马上倒栽下来。枪声就是预定的战斗命令，顿时我军的机枪步枪一齐开火，仇恨的子弹疾风暴雨般的射向敌群……。

鬼子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死的死，伤的伤，队形大乱，慌作一团。但他们都是老兵，惊魂稍定，便开始进行顽抗：一部分敌人钻到河东岸峭壁下，借陡峭的崖壁躲过我军东面火力，以河边坝坎作掩体，架起轻重机枪向西山我军狂扫；另一部分敌人缩在西山北侧山根下，避开我军西面火力，用掷弹筒向河东岸峭壁上的我军猛轰。在凶猛火力掩护下，一群鬼子向我西山阵地冲来，妄图抢占西山制高点，以扭转战场上的不利局面。我扼守西山的一连战士等日军靠近了阵地，数十枚手榴弹一齐飞向敌人，炸得鬼子血肉横飞，倒下了一片，其余敌人慌忙滚下山去。敌人为了夺取制高点，不惜孤注一掷，组织残敌再次扑向西山。西山头一时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我军战士英勇顽强地坚守西山阵地，手榴弹用光了，子弹打尽了，眼看敌人就要登上山顶，在这紧要关头，战士们一个个跃出战壕，冲向敌人白刃格斗。尽管这些老兵十分凶顽，还是一个接一个

地死在了我军战士的刺刀下。日军终于支持不住，又抛下了一片尸体狼狈地逃下山去。经过这次打击，敌人已无力再发动新的进攻，只得龟缩在坝坎下固守待援。

这时，我军吹响了冲锋号。三连首先沿梯子峪沟冲下山来，发现敌人的辎重驮子隐藏在沟口，三连战士一阵扫射即将押驮的十几个日军全部消灭了。驮伕们乘机把十几个牲口驮子赶进沟里，这批辎重便成了我军的战利品。三连战士冲出沟口，向西山根下的敌人冲去，但敌人的机枪封锁了沟口外的开阔地，冲锋受阻。

与此同时，一连也沿西南山坡冲向河东峭壁下的敌人。敌重机枪隐蔽在一座土桥下疯狂扫射，冲在前面的一连战士相继中弹倒下，后边的战士也被压制在山坡上。面对敌人重机枪火舌，指战员的眼睛都气红了。突然，一连连长鲁志华冒着弹雨奋不顾身滚下山坡，迅速接近土桥，猛然跃起一把抓住了敌人灼热的机枪管，大吼一声踢倒了敌射手。但鲁连长也于同时被敌人的枪弹击中胸膛，壮烈牺牲。

战斗进行到下午四点多钟，只剩下二十多名敌人仍在负隅顽抗。我军正要发起最后的攻击，不料，石匣、董各庄等据点千余日伪军赶来增援，我军未及全歼残敌和打扫战场，即主动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官兵九十余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步枪四十余支及辎重一批。我军亦付出了巨大代价，一连连长鲁志华、指导员冯汝霖、三连连长刘若海等六十七名指战员光荣牺牲。

冯家峪战斗一举消灭日军近一个中队，它充分显示了我军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和英雄气概。这一胜利，震惊了敌人，坚定了丰滦密人民的抗日信心，使丰滦密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为纪念这一重大胜利，一九四四年五月，丰滦密联合县和冀东第五地区队为冯家峪战斗树立了“还我河山”纪念碑。碑文如下：

“冯家峪战斗是民国二十九年秋（注①）的战绩，此次战斗是

王团长（注②）亲手指挥的。歼灭敌寇一个中队——奥村中队（注③）计九十余人，我们也付了最大血的代价，鲁连长（志华）、冯政指（汝霖）、张副政指（君廉）曹支书（安德）等均壮烈牺牲。

冯家峪战斗，敌寇惊魂丧胆，奠定了人民胜利信心，这是开辟丰滦密划阶段的一个伟大辉煌战绩。

倪蔚庭、师军、胡毅（注④）敬立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

四十多年过去了，这块丰碑至今仍屹立在冯家峪的山上。十团指战员杀敌报国的献身精神将永远为密云人民所崇敬。

注释

注①：据当年参加战斗的十团王亢等同志回忆，准确战斗日期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注②：王亢同志指挥冯家峪战斗时为十团一营营长，一九四一年二月以后才接任十团团长。

注③：据当年参加战斗的十团同志回忆和历史文献记载，敌中队长为哲田，碑文中的奥村为误。

注④：倪蔚庭时任丰滦密联合县县长，师军任冀东第五区队区队长，胡毅任中共丰滦密县委书记兼五区队政委。



冯家峪战斗纪念碑

两分钟内歼敌记

王 亢

在整个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艰苦岁月里，敌我之间始终处于敌强我弱状态。尤其在武器装备上，我们远远落后于敌人。可是，在我们经过与日本侵略者的多次较量后，终于认识到：对日军作战，在敢于刺刀见红，不怕流血牺牲的同时，还要多动脑筋，力求智与勇互相结合，出敌不意，攻敌无备，方能实现我们损失最小，而收获最大的目的。如1941年春，我军在东（西）白莲峪沟口的伏击战，就是一次成功的战例。

这年4月中旬，春风吹绿了古长城内的树木和野草。在密云县城北面的白马关、下营一线，日本关东军铃木部队，除了凭借古长城天险对我军实行封锁外，又沿白马关川设了几个据点。据点内的敌人，经常窜到附近村庄抢劫敲诈勒索，当地人民恨透了这群野兽。我们十团曾几次要收拾他们，都因敌我力量强弱悬殊，而未能下手。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给予这群野兽一个狠狠地打击。终于想到了最好的歼灭敌人之处，其具体位置在白马关川东白莲峪沟口。这里东西两侧高峰耸峙，中间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是白马关、下营的日军通往密云的必经之道。只要敌人行经此处，我军将两面的山头控制好，敌人是很难逃脱的。按照一般情况，敌人是不会往这里钻的。但日军骄横成性，竟把这里也当成了他们的“王道乐土”，进进出出毫不在乎。因此，我们便决定把这里作为埋葬侵略者的坟墓。而这一时机终于来到了。

4月中旬的一天清晨，我侦察员发现，驻下营的日军铃木部队的一个小分队约20多人，沿白马关川公路向冯家峪方向走来。这一

情况，很快地由各山头的瞭望哨用暗号传到我团团部，我立即命令我团一营跑步进入预先勘察好的埋伏阵地，将一连的两个排置于公路两侧小山上，另一个排放在西侧山脚下的拐弯处；将二连放在公路东侧的台地上；三连则作为预备队，隐蔽在东白莲峪沟口内，以便战斗打响时，断敌退路。并抽出一个排向下营方向警戒，阻击敌军增援。我在公路东侧的一个小山头上的营指挥所指挥作战。上午十点钟左右，敌人果然大摇大摆地闯进来了。距我伏击部队最近的只有10多米远，日军的骄横样子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早就可以动手歼敌，但我们吸取了去年冬天在冯家峪设伏的教训，那次因下令歼敌时枪声太早，致使敌人得以迅速展开，据险顽抗，未能全歼。这次我们则把枪响为令改为信号旗语行事。战前已通告各轻机枪射手分段扫射，步枪射手几个人瞄准一个敌人，分工包干。当敌人完全进入伏击阵地，一连连长周德礼接到我的信号后，随即传令机步枪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尚未来得及散开就被歼灭了。这次战斗，除一名穿便衣的翻译官和一名被强拉来做向导的老乡得以活命，其余21人全部击毙。这里事先曾命令不准向两便衣开枪。整个战斗只用了两分钟。缴获机枪两挺，掷弹筒一具，步枪十余支，手枪一支和数百发子弹。我军无一伤亡。当下营据点内的日军闻声赶来增援时，我已打扫完战场，安全转移了。他们只能收拾21具横躺竖卧的同伙的尸体。

这一光辉胜利的获得，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群众的支持。敌人尚未出据点，早就为我们掌握的伪自卫队员就把情报送来了。我设伏期间，当地群众帮助封锁消息，以致使敌人完全变成瞎子、聋子，而瞎子、聋子打起仗来只有被彻底歼灭的份。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民心的向背，得民者昌，失民者亡，这真是古今之至理啊！

十团巧设“双簧戏”

王 亢

事情发生于 1941 年 4 月中旬。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十团为开辟平北抗日根据地，奉命来到了密云县境内，沦陷已久的劳苦大众如同黑夜里见到启明星，热烈欢迎八路军的来到。可是也有极少数人反对，康各庄的地主分子、伪大乡长赵庆祥就是其中一个。他反对减租减息，反对八路军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发动人民抗日。为了争取广泛的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十团的同志对他宽大为怀，晓之以民族大义和抗日救国的道理。起初他不愿听，也不想听，后来担心胳膊拧不过大腿，就要起了两面派手腕，对我军宣传的抗日救国道理装作“洗耳恭听”，甚至对动员他减租减息也作了些让步。俗话说：强装的笑脸不生动。赵庆祥表面上一见到十团的人就笑脸相迎，可是暗地里却两拳紧攥，恨不得一口吃掉十团。我军筹粮筹款，他带头发难，而日本人来催讨捐款粮秣时，他却竭尽全力，一文不少。十团同志找他并指出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他却假装没奈何；我们要求他至少不应与八路军作对，可他却时时刻刻暗中窥伺我军的行动，给驻康各庄据点的日本侵略者刺探和传递情报。他就象坐山雕一样，阻挠破坏我在此开展工作，扩大游击根据地，暗中恫吓老百姓：“谁敢避着我赵某与八路军来往，我就叫皇军杀他个鸡犬不留。”后来竟发展到只要我们的人到康各庄活动，他马上就会报告据点里的日本鬼子，致使我们不少同志流血和牺牲。同志们都气愤地骂他是“三国演义”中的蒋干，并决心给这个铁心当汉奸的赵庆祥以打击。在当时，除掉个铁杆汉奸，并不算什么难，但我和政委吴涛、政治处主任彭

烈、一营营长冯克武和教导员方城感到，这样做太便宜了敌人。我们详细分析已掌握到的材料，认为赵庆祥已完全取得了日本人的信任，每次他送情报，日本人都亲自行动。于是，我们研究决定将计就计，让这个铁杆汉奸再给日本鬼子送一次“情报”，演一出“双簧戏”。

4月15日，我们授意我地方工作人员来到了赵乡长家，一番寒暄应酬，我工作人员遂将谈话转入正题，悄声道：“明天拂晓，区领导人在白道峪村召集各乡、保长开会，布置有关工作。”并一再嘱咐他，白道峪村在他的辖区，必须保证会议和区领导人安全，千万不可走漏一丝一毫风声，而且特别提醒他：“万万不能让日本人知道了”。赵乡长此时可真够恭顺的啦，一口一个“是是……”，一口一个“那当然、那当然……”，可心里头却暗暗拨拉起他的小九九。因为这些日子，皇军正为他送不了情报不满意呢，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八路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再也不象过去那般对待他了，凡事都避着他。为了讨得皇军欢心，自己也煞是费了不少苦心，可终不能如愿，这些日子里正愁得慌呢。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可不，“情报”这不是自己送上门了吗？真是“想吃肥肉无处寻，大肥猪一头自拱门”。这一下向皇军讨好卖乖的机会来了，闹得好，说不定皇军还能委他个一官半职呢，自己不是早就看上了那个伪军小队长的“肥缺”了吗？……对，事成之后，我就向皇军明提出来，……。这个家伙完全沉浸在黄粱美梦之中，以至于我工作人员起身告辞的时候，他还一口一个“是，是……”，一口一个“那当然，那当然……”。当我工作人员离开他家后，这个小子拉开后门，拔腿就朝鬼子的据点走去，一字不拉地把刚才知道的统统告诉了日本鬼子。

话说日本鬼子这些天不断挨八路军和地方游击队袭扰，死伤常发生，整日里不得安宁，虽说几次进行出剿，可部队刚一出动，八路军和游击队就全没了踪影，真是欲战不得，欲忍不能。日本鬼子

也正在挖空心思，寻机对我抗日军民来一次报复呢。此时康各庄大乡长送来了如此一份极有价值的情报，直把据点里的鬼子小队长高兴得合不拢嘴，竟开天辟地第一回起身为赵乡长亲自倒上了一杯水，连连拍着他的肩膀夸赞说：“你的，良心大大地好！”并许诺战斗胜利后大大地犒赏他。赵大乡长这时真是受宠若惊，差一点忘了自己祖宗八代姓什么。在他告别鬼子离开据点后还放不下心，于是又一次趑趄回身来，一再提醒日本鬼子：“太君，千万不能忘记了，一定抓紧点……”

白道峪村是一个有着 100 户人家的村庄，十团自来到密云后，这里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再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三面矗立着孟梁山、北山和东山，看上去，颇有点象倒扣着的鼎足。山上长满了荆丛和一簇簇野花椒树，此时，已泛上了层层绿色。白道峪村就座落在鼎足中间部位。爬上这三座山的任何一个山头，村中景物就会一览无遗，倘若分别在这三个山头各架上一挺机关枪，就怕连只耗子也休想逃掉。我们十团所以要选择白道峪村作为诱敌上钩的场所，用我当年的话说：“就是因为他具备着以上这些优越条件。”

约摸半夜时分，四周死一般的寂静，只见 20 多个日本鬼子和 30 多个伪军幽灵似的悄悄地从康各庄据点爬出来，急速地径向白道峪村扑来。但是狡猾的敌人没有马上进入村庄，而是在村子的四周埋伏起来了。看来他们也是张网捕黄雀，专等着我区领导人进村后再动手了。可是，天拂晓了，天亮了，太阳快要升起来，农户房上飘起了袅袅炊烟，也没见到区领导人的影子。大概敌人等得有点不耐烦了，也可能是在春寒料峭时节经不住这大半夜的折腾，于是纷纷从蜷伏着的地方爬起身来，一路哈欠进了村子里，将满肚子气使向老百姓，挨门逐户死劲地踢门，把全村大人小孩，男女老幼统统赶到村中央一块较大的平地上，由日军的小队长通过翻译给他们训话，进行反共宣传。其余的敌人，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在打瞌睡。

就在敌人扑向白道峪村的时候，我和冯克武、方城等人带着四

个连，分别埋伏于孟梁山、北山和东山。就在敌人冲进村子给老乡训话的时候，我用旗帜发出一个“打”的信号，就听那机关枪声、步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为了不伤着老乡，我和吴涛指挥4个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下山来。敌人遭到如此突然猛烈地打击，不知所措，乱作一团。有的刚要反抗，我们的战士手起枪响，就一命呜呼了。二连副指导员尉贵福冲下山时，看到日本鬼子的机枪射手正欲瞄准我们部队射击，他飞脚踢翻敌人举枪毙敌，并缴获了机枪。战斗，不到20分钟就结束了。23个日本鬼子全部击毙，30多个伪军除了几名溜得比较早的外，3个被生俘，21名被击毙，我方则无一伤亡。

当太阳爬上山头的时候，我们组织部队打扫好战场，扛着刚缴获的两挺机枪，30多支步枪，两支短枪等一批战利品凯旋了。

敌人偷鸡未成，反蚀一把米。留在家里的日本指挥官暴跳如雷，指挥他的部下放火烧了白道峪村庄的所有房屋，并前往康各庄捉拿赵庆祥。正在家里做着升官发财美梦的赵庆祥听说到白道峪村的鬼子全被八路军报销了，知道日本人轻饶不了他，于是鞋底抹油——溜了。

从此，我军在康各庄地区的工作异常活跃地开展起来了。

“一撮毛”山梁的围歼战

王 亢

在古长城以南，白河以东，有一座连绵起伏的大山梁，名叫驼骨梁。这架山梁顶部相当贫瘠，它浑身板结着一层硬硬的雨砂石，远远看去，就象钢铁炉里燃烧过了的炭屎，光秃秃的，不但没有树木，甚至连棵野蒿子都不长。偏偏在这架山梁的至高处出人意外地生长着一大丛荆条。于是，我们部队的同志就称它为“一撮毛”山。在这架山梁的北部西侧的山脚下，有一个近百十户人家的村庄，村名由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定，叫西驼骨村。由白马关通往密云县城的一条公路，蜿蜒曲折地从村子的西边而过。日本侵略军铃木部队朱狩中队的据点就设在这里。从西驼骨村爬上这架山梁，向南行走约摸三十来里下了南坡，再走不多远，就到了董各庄。这也是一个较大的村庄，日本华北派遣军的一个据点就设在这里。

朱狩中队与董各庄据点的敌人联系相当频繁，几乎是每隔三、四天就要去董各庄据点一次。朱狩中队在历次骚扰窜犯我根据地中心区时，虽没有遭到像哲田中队那种彻底覆灭的悲惨下场，但也迭遭我伏击，吃尽了苦头。以往它们去董各庄都是在大白天，从白马关通往密云县城的那条公路上走的，由于吃过我几次伏击的亏，不再走那条公路了，而是从驼骨梁翻上翻下。虽说苦些，但他们的心总感到不像过去那样提心吊胆。时间也都选在拂晓时出发，在董各庄吃过中午饭后，又沿着原路线返回。回到据点时，刚好夕阳衔山。朱狩中队的这一活动规律被我们掌握到了，于是，我们下决心吃掉它。为了不至于打草惊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有意地减少在该地域活动，以使敌产生一种此地无八路军的错觉。

到了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三日，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和敌人活动的规律，断定，第二天朱狩中队又该到董各庄据点去了。我们决定就在这天吃掉它，地点就放在“一撮毛”南面不远处。这里的好处是大大小小的山丘星罗棋布，虽都低于驼骨梁，但便于机动。如择其几个主要的山丘设下伏兵，不但不会引起敌人怀疑，而且也易于我发扬火力，有效控制驼骨梁。于是，当晚我们召开了营连以上的军政干部会议，先介绍敌情、地形等情况。周密地作出了合击朱狩中队的计划，指定了参战连队的位置，授予了战斗任务。

受领战斗任务的连队，情绪相当高昂。他们曾多次同日军较量，那种“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谁也不再相信了。而且在长期战斗中，大家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打仗，对手越硬，越有打头，胜了才有意思，才光荣。因此，当时就有人这样说十团“专拣鬼子打”。午夜刚过，同志们就已进入到各指定位置并严密地隐蔽好了。一连和三连隐蔽于驼骨梁西南的东白莲峪；特务连隐蔽于头道甸子，位于驼骨梁的“一撮毛”高峰不远的正南面；二连隐蔽于驼骨梁东侧的古石峪，构成了三面合击敌人之态势。为了防止战斗中残敌漏网逃跑，我又派出了特别小分队在战斗打响后机动于主要道口。当地人民群众和自卫军紧密配合，自动站岗放哨、封锁消息。一切布置就绪，单等朱狩中队前来自投罗网。

第二天，狡猾的敌人似乎察觉到我们要收拾它似的，出发时间竟较以往提前了。待我侦察员爬上“一撮毛”山头时，敌已通过，直奔董各庄而去。天刚微亮，敌人就已进抵至头道甸子，刚好与隐蔽在这里的特务连顶了个正面。战斗首先在头道甸子打响了。在东白莲峪的一连和三连，也迅速投入战斗。二连也赶了上来。这样，特务连顶头截堵，一、三连和二连从左右两侧猛烈射击。慌乱中的敌人拼全力只顾对付正面的特务连和西面的一、三连。但也有十几名敌人一看形势不对头，早把“武运长久”的鬼话抛到九霄云外，趁混乱之际溜之乎也。恰逢我二连趁机从敌之东侧包抄上来，断其